



散文精选

华岳文艺出版社
张若愚 选编

散文精选

张若愚

选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

散文精选

张若愚 选编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经销 铜川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4.5印张 2插页 310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

ISBN 7-80549-170-4/I·119

定 价：5.60元



给散文以应有之估价

(代序)

张若愚

有一个时期，颇有人为散文园地之荒疏、散文事业之寂寞慨叹不已。设若与鼎沸一时的诗歌、小说相比较，散文创作的发展与收获，无论其声势大小，抑或数量多寡，似乎可以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知，这种观点之所以赢得某些人的响应，也并不无道理。

做为一种比较，把诗歌与小说等门类的文学作品拿来做参照未始不可，然而，如果把散文在新时期自身发展的轨迹，前前后后做以对比，甚至扩而大之到建国初期，所得出的结论，也许会完全是别一种面貌。

除去大革文化之命的十年不计，建国以来的散文创作，名家名篇固然不少，但在偌大的一个文艺领域中，它始终没有一方专供自家耕耘的园地。而小说，所有的文学期刊始终都给这一宠儿最优裕的生存条件。中、长篇小说崛起后，又有雨后春荀般的大型文学刊物做为它的营养钵。似乎这样还嫌不够热闹，相继又出现一些开宗明义以小说命名的《小说》、《小说林》、《小说界》、《小说家》、《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专辑》等刊物，直至《小说月刊》、《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应运而生。诗歌亦不自甘寂寞，原

有的《诗刊》和《星星诗刊》之外，又有了《叙事诗丛刊》《诗歌报》、《黄河诗报》等等。

当人们以喜悦的心情来审视这一文学现象时，往往忽略了或者小觑了另一种事实——几乎就在同时，散文创作在文学领域中破天荒地开辟了属于自己“专利”的阵地：南有广州花城出版社的《随笔》，北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散文》相继问世，这就是散文界通常说的“南随北散”。迄今年5月，做为双月刊的《随笔》，已经出版56期，而《散文》月刊适逢100期大庆。这在中国现代，乃至当代散文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与小说飞跃发展的同时，诸多文学期刊亦有一定篇幅发表散文，象《福建文学》、《安徽文学》、《作家》、《青海湖》、《东京文学》、《滇池》等文学刊物都还定期与不定期推出“散文专号”和“散文专辑”。

出版界除了散文合集与个人专集大量问世外，尚有《万叶》散文丛书与其它散文丛刊不定期出刊。还有，从中央到地方数以千计的各类报纸的文艺副刊，散文作品则庶几成为它们的“主宾”，其容量之大是不可等闲视之的，更不消说刊载在大量的社会性与科技性专门杂志上被称之为的“广义散文”了。

如此浩瀚的散文篇章，对于广大读者，已经是目不暇接了。于是，在北京、陕西、河南、湖南、云南诸省市以及许多有识之士便开始酝酿要为散文作品办“选刊”了，河南省文联于1984年10月创办的以“拔萃求精”为已任的《散文选刊》，便是这种潮流的产儿。

新时期散文的开拓，并没有到此止步。相反的，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此后不久，又一批专门性的散文刊物相继创

刊，它们是：中国散文学会的《散文世界》（月刊）、辽宁铁岭的《青年散文家》（已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河北邢台的《散文百家》（双月刊），还有湖北省出版的《当代散文报》。这样看来，一味地把散文园地冠之以荒疏或者荒芜，就显得不那么妥贴了，也许正相反，这里恰恰有些春日里欣欣向荣的氛围。

当然，散文园地的春日色彩，是园丁们辛勤耕耘的结果。在新时期的文艺复兴中，开始和正在形成一支颇见阵容的散文创作队伍，它的成员遍及各个领域，工农兵学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学者、教师、演员……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老一代作家的散文创作，早在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成就已经卓然于世。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十年大动乱之后，他们的思想境界受到一次次的洗礼而升华，在新时期创作的作品，无论是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思考，不唯在艺术技巧上愈见其炉火纯青，就其思想深度，广度和力度，也都是以前任何时期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与发现，它早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了。巴金先生的五卷《随想录》的问世，被认定“是新时期中的头一等大事”，而被尊为一派文学宗师的孙犁老人，依然用他如珠似玑的锦绣篇章，高擎着真善美的大旗。尽管我国民主化的进程来得悄然缓慢；新时期的政局空气毕竟还是空前活跃的，老一代作家没有辜负时代的期望，他们笔耕不辍，宝刀不老，时有警世之作，依然是这支散文大军的砥石。

在散文创作队伍中，人数最众，也最活跃的，还是中年

作家。他们是散文大军里的中坚力量。

在中年作家中，有一部分是在十年动乱之前就已经开始起步或者崭露头角的，由于那场灭绝文化的革命，他们不得已放下或放弃了手中的笔。也许可以称做二律背反吧，这场灾难摧残了他们美好的精神世界，但同时也加强了他们的思维能力。一旦春天的讯息传来，他们那已经枯萎了的灰色心田，便立刻萌出一片新绿。因为有了“先天”的营养，这批花开得早，开得茁壮茂盛，开得绚烂多姿，至今常新而不衰。

另一批人颇惹人注目。他们最宝贵的年华象东流之水消逝在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待到风平浪静之后，蓦然回首，青春已去。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文革期间当过红卫兵，参加过大串联，然后是上山下乡，远戍边陲。拨乱反正之后，有些人赶上末班车上了大学，更多的人只剩下“自学成才”一条路。当年十几二十来岁风华正茂的小青年，转眼已过而立之年，开始步入中年人的行列。可以说，他们是闯进散文世界的，他们以大乱之后的成熟的思考，血气方刚地冲决了多年来禁锢散文世界的堤坝，打破了旧有的模式，开拓了散文创作的领域，使新时期散文园地变得更加光彩夺目，斑斓多姿。

散文创作队伍不存在青黄不接的现象，则完全得力于这批日臻成熟的中年作家。因为他们当今正活跃在散文世界中，大多为读者们所了解，兹不一一列举姓名。

在散文创作队伍中，最令人精神为之振奋的，还是一批散文新秀的出现。他们以鲜明的现代意识，细腻的笔触，机智的思辨探讨人生，描摹普通人心灵的轨迹的篇章，受到广

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人的拥戴而跻身于散文创作大军的，上海交通大学的曹明华，南京大学的在校学生程士庆等，这些后起之秀的作品应当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在当今报刊如林，又有通俗文学和武侠小说强劲的冲激波下，他们的作品竟以“手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印数可达百万。洛阳纸贵，这在散文史上不可以说绝后，但肯定是一种空前未有的文学现象。

有这么一支“老中青”组成的散文创作队伍，有这么一大批各领风骚的散文作家，难道散文事业还令人感到“寂寞”吗？

除了这支活跃于当今文坛上的散文创作队伍，这里所说的散文事业的颇不寂寞，还有许多令人兴奋的现象可资佐证的。

现象一：散文作家群落的出现：

我这里所谓的“群落”一词，是希图区别于通常意义的“流派”的，新时期散文作家的产生，在地域分布上并不平衡，在某些地方就显得比较集中，在相对集中的一批作家中，其风格可能有近似之处，但也不尽相同。所以，为有别于过去象“岭南派”、“福建派”之类，在这里用了“作家群落”。在众多的“作家群落”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有以陕西为中心的西北散文作家群落，他们是贾平凹、刘成章、李佩芝、杨闻宇、李天芳、和谷等十余人。相对的说，这批人中的四位男性作家与李天芳的风格有某些接近之处，作品多取材于黄土高原的风土人情，风格朴实厚重，而另外一位，李佩芝的作品风格便与之大相径庭了。再如沪宁地区作家群落的赵丽宏、苏叶、忆明珠、赵翼如、薛尔康、吕锦华等人，

其作品多取材江南的都市与水乡，雅丽优美，但又各有千秋。还有福建散文作家群落，以唐敏、陈慧瑛、丹娅、舒婷、章武、朱谷忠等人较为突出。河北的梅洁、郭秋良、刘芳、刘增山、李淑娟等人也较为集中。湖南的叶梦、廖静仁、银云等人亦自成群落。等等。散文作家群落的出现，当与这一方地域的文化积淀和传统有关，当然，究其原因尚待进一步探讨，但事实确实为此。

现象二：散文创作已从少数专业创作队伍逐步向社会上广泛扩散，许多优秀篇章乃出自于作家以外的业余作家之手。散文篇幅短小，文体自由，一向被认为是文艺战线的轻骑，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散文作品，来自于身置生活第一线的广大工农兵作者。此外，从事文学以外，甚至某些相当负责的领导干部，也开始染指散文创作。1986年，《散文选刊》举办首届优秀作品评奖，在获奖的20篇作品中，有一篇《魂归何处》，作者惠浴宇就是原江苏省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政府高级干部从政之余，把散文创作当做一种事业（惠浴宇还有其它脍炙人口的散文见诸报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谁也知道，刘海粟先生是以卓著于世的绘画艺术和从事美术教育事业斐声海内外的，然而，他的散文《漫论郁达夫》等篇章，同样与他的绘画艺术有着深厚的功力和精湛的技巧，真挚、冷峻、鲜明的爱憎，闪烁在字里行间，令人惊叹不已。老画家胡絜青的《老舍和朋友们》（与舒乙合作）、《老赶不上趟》读来亲切朴实，深得老舍先生遗风。画家力群一篇《我的母亲》，在散文的老题材中独辟蹊径，勾画出一个鲜明的艺术形象，实为精品。为人熟知的中国女排队员“铁榔头”郎平，她写下的《郎平日记》，心

理描写细腻，读来娓娓动人。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近年来的散文创作，可谓硕果累累。而时下正走红的电影演员刘晓庆《我的路》发表以后，从艺之余，时有新篇问世。至于广大教师和学生在散文创作领域的势头，只要从多家报刊开辟“教师文荟”、“大学生之页”、“校园掇英”等栏目，便可略窥其一二。还有许多学者，从事理论研究之余，时有名篇佳作，如刘再复的《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近作《寻找的悲歌》和林非的《普陀山记游》等。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的学者杨绛，她的《干校六记》为新时期反思题材的散文向深层次开拓已经先声夺人，近年来又有《记钱钟书与〈围城〉》、《回忆两篇》、《老王》和《回忆我的姑母》等力作奉献读者。可以说，近年来杨绛先生在散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决不低于她所从事的本行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当代散文史上占有不可低估的地位。在小说家中，除了以小说与散文两栖创作的宗璞、汪曾祺、张洁、张抗抗、韩静霆等人，蒋子龙、李存葆、冯骥才、戴厚英、程乃珊等人，散文写的不多，偶有所出，亦身手不凡。

现象三：女作家队伍崛起。

在新时期散文创作队伍里，女作家的崛起令人瞩目。也许赖于女性敏锐细腻的艺术感觉，这一时期散文界出现的女作家多，而且起点高，作品数量大，与小说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略去以小说创作为主和以小说成就较高的不计，北京有杨绛、张鹤、斯妤、吴宗蕙等；福建有唐敏、陈慧瑛、丹娅、舒婷等；陕西的李佩芝、李天芳；江苏的苏叶、赵翼如、吕锦华等；上海的曹明华、张烨、陈丹燕等；河北的梅

洁、张立勤、李淑娟，安徽的王英琦、湖南的叶梦、山东的马瑞芳、浙江的陈萍、吴丽娟、吴黛娜等，西藏的马丽华，四川的何洁……随着海峡两岸交往日益密切，台湾三毛的作品在大陆广泛流传，她的作品的出版，更为这支娘子军壮了行色。

现象四：散文传统格局的突破。

“文无定法”，这几乎是每一个习作者乃至方家的信条，然而，由于思想的禁锢和禁锢的思想，几乎把我们这么一个泱泱散文大国一股脑儿塞进了“物——情——理”的死胡同里去。新时期以来的散文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由小至大，由朦胧到清晰，由不起眼到令人刮目相看地发生着种种变化，终于汇成一股变革的大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异彩纷呈的局面。这些例证，可以说举不胜举：张辛欣的《回老家》，以它的宏篇巨构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型的抒情模式，多侧面地绘制了当代农村生活画卷。祖慰的《现代人眼中的大千世界》，集论辨，抒情与杂文笔法于一体，拿固有的格局去衡量，自然带着一股“怪味”。曹明华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倘以传统的“范文”的尺牍去对照，简直无从读解……

当然，还可以写出现象五，现象六。作为一个从事散文编辑的我，无意于为新的时期的散文做出高屋见瓴的结论，那是理论家们的事情。之所以把这些现象罗列出来，归一归类，其目的仍然在于想说明我们的散文事业并非是“寂寞开无主”的悲凉景象。如此而已。

是的，比起那“你方唱罢我登场”、高潮迭起的诗歌与小说创作，散文事业的发展，似乎是少了些叱咤风云的气势，毕竟人们已经听到隐隐的但是骚动的雷声了，看见喧喧

闹闹的气象了。散文的繁荣与振兴已经指日可待，新时期散文自身发展的轨迹，就是最好的证明。

由于篇幅所限和其它原因（包括编者的文化素养），这个集子并不能囊括新时期新人的全部作品，如果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愉悦，便就是我们所有的企望了。

1988.7.12

目 录

给散文以应有之估价〈代序〉	张若愚
(按作者姓氏笔划排列)	
人生际遇	马丽华(1)
假如我很有钱	马瑞芳(8)
塞外奇闻录	马建勋(19)
芦乡散记	十卡(24)
瑶寨	王小妮(31)
紫石街漫笔	王光明(41)
多情马路	丹娅(47)
乡村小酒店的夜晚	刘虔(57)
裤子春秋	刘本夫(60)
读沧海	刘再复(71)
睡不醒的鸳鸯	刘铁柯(76)
在古老的土地上	刘成章(80)
珍珠鸟	冯骥才(88)
风雪送我回故乡	平青(91)
孔林的幽默	叶梦(99)
画象	叶廷滨(105)
废墟的印象	禾子(107)

- 山 趣 乐维华 (113)
夜的诱惑 齐明昌 (119)
酒 地 朱 鸿 (126)
终南三弄 孙见喜 (131)
大西北的诱惑 伊 甸 (137)
圣殿之夜 庐 野 (143)
延安桥 李天芳 (147)
逝川的沉思 李佩芝 (153)
方言的故事 苏 叶 (163)
我童心中的俄罗斯 陆 环 (168)
中国少女 陈丹燕 (175)
竹叶三君 陈慧瑛 (181)
扁担精的儿子 吴丽娟 (188)
有星的夜和无星的夜 吴泰昌 (193)
踪 迹 何士光 (203)
捏面人的老人 余 非 (214)
喜 蛛 张若愚 (220)
生者人试 张抗抗 (226)
我和我的丈夫 郑云云 (240)
蟋蟀梦 述 隆 (244)
碰海妹子 杨羽仪 (250)
故乡板桥 杨闻宇 (259)
夜 嫁 范若丁 (266)
终南楼观台 范茂震 (272)
马蹄塘记事 周同宾 (277)
赶 场 和 谷 (287)

死之余响	赵丽宏	(292)
男人的感情	赵翼如	(301)
槐荫	秋 乡	(309)
朱砂月季	郭匡燮	(317)
太阳雨	骆 穥	(323)
女孩子的花	唐 敏	(328)
马列公园赋	梁 衡	(335)
石钟山寻古	高维晞	(340)
自在篇	贾平凹	(345)
月轮高	贾宝泉	(551)
战场风物三题	袁厚春	(356)
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	黄济人	(361)
更为富有的一刻	曹明华	(374)
迷津不知返	舒 婷	(379)
鼎湖山听泉	谢大光	(387)
小窗日记	斯 好	(391)
贺坪峡印象	梅 洁	(397)
大弥撒之思	韩少华	(402)
迪斯科旋风	韩静霆	(411)
二十岁的坦白	程士庆	(422)
人生第一朵花	廉正祥	(432)
纤痕	廖静仁	(437)
岷江溯源	薛尔康	(443)

人生际遇

马丽华

人生的某些片断，其实并不比精心设计的小说情节逊色。这就是为什么我尤其推重纪实文学的一个原因。把这些片断记录下来公之于众，对作者是个念物，不至于因疏于怀念而淡忘往事；对读者，也可由此印证一些个人的人生经验，或者多一些知道一己之外还有这样那样的生活际遇。闲暇并有兴致的时候，我打算把自己的或他人的那些片断一一叙写下来，利用文字的交通工具，去达到与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人们的内心交流。

“要是面对流逝的往事，最坚强的人也会呜咽。”

这是一首美国歌曲里的一句，它使我伤感。虽然我追念往事时从不流泪。

亲情感应

这件事已隔了十八年，很少去想它。不久前为了排遣旅途寂寞，向友人随口谈起，连细微末节都记得清清爽爽，真使自己惊异。

1968年春，听说T县的造反派成立了革委会，出于中国式的对权力和秩序的信任及崇拜，我们一家五口结束流亡生

活，从苏北老家返回T县蚕场。谁知家已被抄，门也被封，门旁还贴着侮辱人格的对联。蚕场的造反派为数可怜，但那位姓黄的女将之凶恶在T县却是有名的。家门未进，作为“走资派”的父亲已被吊打。手执铁棍的黄女人是主要凶手。往日里无冤无仇，更何况父母并不在蚕场工作，怎么就那么深仇大恨的呢！疯狂的年代使许多人丧心病狂了。

同时那女人四处扬言，要“揪”出我母亲这个“老右派”示众——言必信，行必果，勿谓言之不预也。那年月人权毫无保障，母亲只得带着弟弟远走安徽，投奔舅舅。父亲就地劳动改造。每天挑水、锄草、拌料，伺弄那几十口肥猪。黄女人每天直着脖子用侮辱性的字眼呵斥我爸爸。刚强的姐姐受不了这种羞辱，和她的几位同学一起，星夜奔向苏北邻县。那里越来越多地聚集起被造反派赶出去的无家可归的T县的人们。而懦弱的我自小恐惧泼妇之流，那时居然低声下气地称呼那女人为“黄姨”——这也是多年来我不愿讲起这段往事的重要原因。一时的缺乏骨气将使我终生蒙羞。而这段经历也严重地刺激着我，使我早在成人之前就培养成了不畏强暴的另一极端的性格。那场动乱全面彻底地改变了我的性格和命运。

叫她“黄姨”也未能打动她。迫害逐步升级。她勒令我们交出妈妈的地址，我们再不敢让妈妈来信；她勒令我们把姐姐找回来，不然就扣发爸爸的生活费（早就拿不到原工资了）。爸爸无奈只好答应了，我却打定主意一去不回。忍受已到了极限。

初秋的一个早上我动身了。由于动乱，公共汽车往江苏方向只通三十多华里就再不走了。余下二十多里我步行直到下